学术专论

中德早期语言接触史研究

——以《额呼马尼雅语》与《德字初桄》为中心

柯 卉

[摘要] 中德语言的最早接触可追溯到乾隆敕修的德汉双语辞书《额呼马尼雅语》，该书分二十门类，以德语单词、短语或短句对译汉语词条。晚清出版的《德字初桄》使德语学习真正进入公众层面，编者蒋煦以德人母语教材为蓝本，沿用当时国人英语教材形式，有意将循序渐进的德语学习与传统语文记背方法相结合，以期实现德语的日常运用。《额呼马尼雅语》符合传统朝贡体系背景下双语辞书特点，《德字初桄》更多体现出德语学习文本的近代化要素，两种文本有限的共性体现在以汉字拼读德语单词以及按二十门类选取词汇。

[关键词] 《额呼马尼雅语》 《德字初桄》 蒋煦 学习文本 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2）－03－0120－010

乾隆时期来华德意志耶稣会士魏继晋（Florian Joseph Bahr，1706—1771）编撰的德汉双语词条手册《额呼马尼雅语》被认为是“首部德华词典”。[①] 作为中德早期语言接触的文本实证，有关《额呼马尼雅语》的研究近年来有所推进，学者们从德语文以及德语作为外语的角度切入，判定这部德汉双语词条手册并不具备实用德语教材的性质。[②] 光绪十二年（1886）蒋煦编《德

[收稿日期] 2021-03-29
[作者简介] 柯卉（1976— ），女，凯里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贵州 556011；fuchsturm@163. com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百年史”（项目号：17ZDA195）的阶段性成果。

① Walter Fuchs（德国汉学家福华德，又名福克斯、福克司，1902-1979），“Das erste deutsch － chinesische Vokabular vom P. Florian Bahr ”, Sin*ica* － *Sonderausgabe*, *Forke-Festschrift*, Verlag des China-Instituts, 1937, S. 68-72, hier S. 69. 中译本见福克司：《魏继晋司铎首创德华字典》，郭传道译，《中德学志》第 2 卷第 2 期（1940 年），《中德学志》编撰委员会编：《中德学志》第 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影印版。吕巧平《史上第一部汉德词典〈额呼马尼雅话〉》(《德国研究》2016 年第 3 期）以福华德上述论文为研究基础。

② 2019 年 11 月 8-9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召开“四百年来东西方语言之互动——近代东西语言接触研究学术会议”，笔者在此次会议上提交了本文初稿并发表报告。此外，还有三位学者的报告与《额呼马尼雅语》研究相关，分别为：田野村忠温：《中日两国语言中的德国国名的历史——附论“额呼马尼雅”》；李雪涛：《〈额呼马尼雅语〉翻译中的几个问题》；吕巧平：《史上第一部汉德对译词典〈额呼马尼雅话〉》。田野村忠温报告后半部分考察“额呼马尼雅”原词与语音；李雪涛报告分析《额呼马尼雅语》内容特点，认为该词汇表“属于清代传统义类辞书之一种”。笔者综合前人研究，转换视角解读“额呼马尼雅语”译名由来，对该词汇表的功用进行再分析。

字初桄》是国人自编的德语学习文本，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不断增长的对外交流需求的回应，它的出版让普通中国读者掌握德语成为可能。目前学界对《德字初桄》的关注度还很有限。①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分析《额呼马尼雅语》的名称与体例特点，对《德字初桄》进行首次全面解读，兼及比较两种文本之间有限的共性。

一、《华夷译语》中的《额呼马尼雅语》

乾隆十三年（1748），皇帝下旨撰修《华夷译语》。该部官方辞书基本沿袭明代《华夷译语》体例，收录与汉语对译的外族语言词汇多种。各种译语以西番译语为样板，将所收录词汇分为二十门：天文、地理、时令、采色、身体、人物、器用、宫殿、饮食、衣服、方隅、经（卷）、珍宝、文史、鸟兽、数目、通用、香药，花木、人事。② 乾隆朝《华夷译语》有别于前期《华夷译语》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六种欧洲语言与汉语对译词汇表。③ 它们分别是：《弗喇安西雅语》（法语）、《拉氏诺语》（拉丁语）、《额呼马尼雅语》（德语）、《伊达礼雅语》（意大利语）、《播呼都噶礼雅语》（葡萄牙语）和《暎咭唎国译语》（英语）。德国汉学家福华德因此称乾隆朝《华夷译语》为"新《华夷译语》"，称《额呼马尼雅语》为"首部德华字典"。

《额呼马尼雅语》的编撰者明确为来华德意志耶稣会士魏继晋。④ 在 1749 年 11 月 28 日的书信中，魏继晋谈及宫廷耶稣会士们的工作：

> 我们的工作和经验得到更多的应用：刘松龄神父和傅作霖神父被派往鞑靼地区，绘制完成整个木兰区域的地图，该区域是皇帝围猎之所；委派给郎世宁的工作：在一座皇家花园中建一座乐宫，蒋友仁神父负责设计其中的水系统；他们还忙于其他的工作：将汉语译成欧洲语言以及编撰一部内容繁杂的词汇表，包括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以及德语词汇，我负责其中的德语翻译部分。⑤

魏继晋提到的五种欧洲语言与汉语对译词汇表，即乾隆朝《华夷译语》中的西洋译语：弗喇安西雅语、拉氏诺语、额呼马尼雅语、伊达礼雅语、播呼都噶礼雅语。五种西洋译语音译名

---

① 邹振环《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及其影响》（《档案春秋》，2002 年第 1 期）简要介绍了《德字初桄》的出版信息和内容特色。毛小红《中国德语文教育历史研究（1861—1976）》（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汇总了百余年来各类德语学习文本及工具书，并对各类文本进行了大致介绍，但遗漏了蒋煦编《德字初桄》。

② 清代《华夷译语》见《清高宗实录》卷 324，乾隆十三年九月壬戌，明代《华夷译语》主要分三个版本，国内学者称为洪武本，即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火源洁、马沙亦黑等编撰的译语；永乐本，即永乐五年（1407）置四夷馆之后，各馆编撰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词汇；会同馆本，即明代学者茅瑞徵编辑的版本。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将上述三种版本分别称为甲种本、乙种本、丙种本，详见乌云高娃：《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第 6 期。

③ 乾隆朝《华夷译语》已有影印版，即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故宫出版社，2018 年。（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惠赠《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 · 额呼马尼雅语》。）乾隆朝《华夷译语》的早期研究者是德国汉学家福华德，撰有《新〈华夷译语〉评论》（"Remarks on a New 'Hua-I-I-Yü'"），载《辅仁英文学志》（*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第 8 期，1931 年。国内研究的先导者是杨玉良，见杨玉良：《一部尚未刊行的翻译词典——清官方敕纂的〈华夷译语〉》，《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 年第 4 期。乾隆朝《华夷译语》近年来引起学者关注，参看乌云高娃前述论文；黄兴涛：《〈暎咭唎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问题》，《江海学刊》2010 年第 1 期；孙伯君《〈华夷译语〉汉字注音法考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④ 魏继晋 1739 年抵达北京，1771 年逝于北京。有关魏继晋的研究参看拙文《在华耶稣会士与后"礼仪之争"时代——以德意志耶稣会士魏继晋为例》，《德国研究》2017 年第 2 期。

⑤ Francisco Keller (Hrsg.), *Der Neue Welt- Bott mit allerhand Nachrichten dern Missionarium Soc. Jesu. Allerhand so Lehr- als Geist-reiche Brief, Schriften und Reis-Beschreibungen, welche von denen Missionariis der Gesellschaft JESU*, vol. 35, Nr. 695, Wien: Leopold Johann Kaliwoda, 1755, S. 124. 可参看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 年，第 778 页。

的发音源头，有学者认为出自拉丁名称发音。“额呼马尼雅语”的原词还被认为有两个可能性：拉丁语 Alemannia；拉丁语 / 意大利语 Germania。上述中译名，除了“拉氏诺语”，皆有“雅”字，这似乎是一个只有拉丁语发音才会产生的拟音字。聂大昕称，“弗喇安西雅”不可能译自法语的“France”，“播呼都噶礼雅”不可能译自葡萄牙语的“Portugal”，支持该论断想必就是拟音字“雅”。黄兴涛指出，“雅”字可能是西洋各国“音译名的共同尾音”。① 至此，研究者们仍然是一种观察欧洲字母语言的视角，认为“雅”的尾音“a”是字母语言文法变化标记。笔者尝试转换视角：假定“雅语”是中文双字词，充作上述四种西洋译语的后缀名称，那么四种译语中文译名的原词拟音由来，可以得到另一个可能的合理解释。

据《额呼马尼雅语》正文的汉字与德文字母对音，“额呼马尼雅”可分别对音 Er ma ni ja。“德国（Deutschland）”的拉丁文名称为“Germania”；法语名称为“Allemagne”，后者发音与“额呼马尼”非常接近。同理，地理名称“意大利”在法语中为“Italie”，发音与“伊达礼”几乎一致；地理名称“葡萄牙”的法语为“Portugal”，其发音与“播呼都噶礼”相似度很高；地理名称“法国”，法语“France”发音与“弗喇安西”极其类似。笔者推测，当时很可能是宫廷法国耶稣会士统筹西洋译语的编撰，所以西洋译语的题名采用法语读音进行汉字拟音，其中四种关联国家地区的欧洲译语，附“雅语”作为后缀。拉丁语当时是欧洲的学术语言，是罗马教廷的官方语言，该语言背后不关联国家区域，所以拉丁译语题名无后缀。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第 16 卷为《额呼马尼雅语》，封面页书“额呼马尼雅语”，内页词汇分类标题下称“额呼马尼雅话”。该书共计 5 册，2000 余词汇分属前文列举的二十门类，各门类词汇数量不一；每页收录四个词汇，译词从左至右横写，中文词汇从右至左竖写，汉字拟音从右至左书写；译词、中文词汇、汉字拟音皆为手写体。②（可参见图 1）

各门类词汇依照中文词汇字符数量排序，多为单字词和双字词，词性杂糅。三字词数量有限，仅存于如下：“器用门”——kostbahres Suppengefäß 玉汤瓶、goldenes Suppen gefäß 金汤瓶；“宫殿门”——Eine Mossee 礼拜寺；“珍宝门”——katzen Aüg 猫儿眼、Granatstein 石榴子、Diamant 金刚钻、Schmaragd 鸦鹘石③；“文史门”——übersetzen 译文书、vershidene Buchstaben leßen 读杂字。四字词仅见于“衣服门”收录“Marterpeltz 貂鼠皮袄”。④

乾隆朝《华夷译语》西洋译语的编撰需要满足两个基本要求：词义相符——汉语与欧洲语言的对译；发音相符——用汉字拟音拼读西文单词。为了词义相符，魏继晋将特色词“勘合”译为“Sigil mit einander übereinstimmen”（互相吻合的图章 / 印记，按，“Sigil”，今称“Siegel”）。再如“凤凰”，魏继晋意译成“Adler”，词义“鹰”。魏继晋服务宫廷多年，选择将中国的祥瑞象征“凤凰”视同为西方兼具高贵风范和神圣意义的“鹰”。⑤

① 聂大昕：《乾隆“西洋馆译语”书题语源考》，《文献》2016 年第 6 期；田野村忠温：《中日两国语言中的德国国名的历史——附论“额呼马尼雅”》，“四百年来东西方语言之互动——近代东西语言接触研究学术会议”报告，北京，2019 年；黄兴涛：《〈嘆咭唎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问题》，《江海学刊》2010 年第 1 期。

② 笔者论文《在华耶稣会士与后“礼仪之争”时代——以德意志耶稣会士魏继晋为例》，据福华德论文（“Das erste deutsch-chinesische Vokabular vom P. Florian Bahr”, S. 71），称《额呼马尼雅语》仅有第一、二、三册有汉字拟音，此说不确。福华德在引用时删减了部分词例的拟音汉字。

③ 现代德语 Smaragd/ 英语 emerald 祖母绿。

④ 上述词例分别见于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额呼马尼雅语》，第 219、245、324–325、344、293 页。德文译语依据原文，个别字词拼读与现代德语有所不同。

⑤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额呼马尼雅语》，第 343、365 页。

图 1 《额呼马尼雅语》书页

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额呼马尼雅语》，第 2、3、77、171 页。

《额呼马尼雅语》中德语 26 个字母（另有 ö, ä, ü, ß）及字母组合（sch, dt, ch 等）对应的拟音汉字，有规则可循。例如，类似辅音“dt”结尾发“特”音；“ne”开头或结尾发“讷”音。“凡句首有两个子音时，则第一子音置于第二子音之上，如有两个子音遇于句末，则第二子音置于第一子音之下，有时亦用两个中国字读出一音，遇‘r’或‘re’则中文用‘哷’。”[①] 不过，作为乾隆朝敕修《华夷译语》的一种，《额呼马尼雅语》只是双语对译词汇表，无须提供外语发音规则或是文法讲解。所以，即便当时获准公开出版，也无法帮助国人真正学习和掌握德语。

二、《德字初桄》[②] 的编撰出版

1885 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上海创设格致书室，售卖各类科技图书、图册、字典以及其他新式物品。各类新型外语字典工具书并外语学习文本陆续摆放在格致书室的货架上：“《英字入门》《英话注解》《法字入门》《德字初桄》《官话文法》《汉英合璧》。”[③] 其中的《德字初桄》是当时中国图书市场上少有的德语学习文本，编撰者是客居上海的无锡人蒋煦，书稿完成于光绪十二年。蒋煦活跃在光绪年间，“夙娴戎，备通德文”。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湖北经心、江汉书院教授兵学，并承担湖北武备学堂德文兵书翻译工作。1897、1898 年二度东游日本；1903—1904 年游历欧洲，考察欧洲各国新工艺。[④]

---

① 福克司：《魏继晋司铎首创德华字典》，第 322 页。

② 感谢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提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德字初桄》下卷复制件（1901 年），感谢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东亚系朗宓榭教授（Michael Lackner）和徐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惠赠该复制件。笔者所知中国大陆地区收藏《德字初桄》的机构：北京大学图书馆（全两册）、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全两册）、湖南省图书馆（全两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全一册）。本文参阅湖南省图书馆藏本并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藏本。湖南省图书馆藏本为两部书稿合编，除了主体《德字初桄》两卷，还有蒋煦编撰的《笔算举隅》，简单讲述代数几何基本知识和计算方法。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本仅刊印《德字初桄》。

③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456 页。

④ 蒋煦自述无锡锡山人，生卒年不详。蒋姓乃无锡当地大姓，笔者曾查阅《锡山蒋氏宗谱》（民国十二年，蒋士松等纂，上海图书馆藏），但未发现符合条件的记载。蒋煦游历日本与欧洲，撰《东游日记》《西游日记》。前述生平讯息，参见蒋

湖南省图书馆藏光绪十三年铅印本《德字初桄》全两册，“锡山蒋煦可赞著，德国施弥德校音”。四周双边，单鱼尾，各册起始页与末页钤“箴言书院藏书”印。① 篇首有作者自序并晚清外交名臣李凤苞序，正文终有钟天纬跋。李凤苞序言点评蒋煦著作：“沪渎蒋生煦以所辑《德文初桄》② 索序。其书首辨字体，次别字音，次晰字类，次列事物、名目及寻常短语，而殿以西国算式，莫不条分缕析，有序不紊，足可以开学者渐进之门，可备教者善诱之用。”③ 作为那个时期的有识之士，李凤苞乐见国人编撰外语学习材料：

> 英法等国文字皆源于日耳曼，即今之德意志也。……近数十年来，英法德意四种语，遂为西国通行文字。今通使聘问用法语，通商口岸用英语。吉利、拉丁两语，文法繁赜，惟考古、阐教、习律、习医者用之。今之希腊语、意大利语又非吉利、拉丁之旧，惟德语未改变，而其文法犹较繁于英法，学者仍畏其难。然各国习化学、矿学、算学、武备学者，非兼通德语者不可，德语之见重于西国如此。④

钟天纬跋文同样盛赞德文功用：“日耳曼为欧洲中原之地。文物声明，伊古称盛，凡天文历律、重算医化之学，无不深入理窟，元箸超超。故西人求上乘学问者，除罗马拉丁外，无不从日耳曼文字入手，即今之德文也。” ⑤ 在蒋煦看来，国人势必要与德国交好，所谓知己知彼，达到沟通无碍自然是首要条件。他在自序中说：“窃思德自同治间败法以后，国势日振。近年来拓地通商，经营四海，足与诸大国并驾齐驱。其制造之精巧、船炮之坚利，兵法之严整，尤能雄视各国。惜我华人通德文者寥寥。虽经国家选派学生出洋数次，而学成简用者，亦屈指可数。然皆身膺职守，未遑注书，故四十年来竟无人谋及于此。” ⑥

《德字初桄》面世之前，已经有多种英语学习文本出版刊行，这些文本成为蒋煦编写辞书的重要的参考文献。《德字初桄》自序中提到四部英语学习材料：“我华人之能英语、通英文者，亦较学他国语言文字者为独广。而英文之书，于是乎日出不穷。就目睹者而论，则有唐君景星之《英字集全》、冯君泽夫之《英话注解》、曹君润黼之《英字入门》、杨君少坪之《英字指南》。诸书莫不条分缕析，引人入胜。” ⑦ 其中《英话注解》初刊于咸丰十年（1860），分门类选取常用单词，辅以英文对译，英语发音采用宁波方言进行汉字拟音。研究者普遍认为，这部书反映了被称为“洋泾浜（Pidgin）”英语的早期商贸英语特点。⑧ 相比之下，唐、曹、杨三人均接受过系统的英语教育，他们撰述的英语学习文本，尽管仍采用汉字标音，但与“洋泾浜”型实用英语有所区别。《英语集全》（即蒋煦谓《英字集全》）刊刻于同治元年（1862），以粤语注英语音，并引入汉语反切法注英语读音。同治十三年出版的《英字入门》以沪语注英语音。“此书之特点在讲究拼法，虽以汉字标音，但不像此前诸书是以汉字谐音死记，再长的句子都只能死背。”⑨ 晚

煦：《西游日记》（附《东游日记》），岳麓书社，2016 年，第 5、7、9 页。湖北武备学堂所译《湖北武学》丛书多以德文著作为蓝本翻译而成，其中有“无锡蒋煦”与“德国斯泰老”合译《陆军战法》《地势学》卷四、卷五；“无锡蒋煦”承担“笔述”的译书计有：《战法辑要》《三队合战法》《枪法图解》《浮桥工程学》《武弁职司》，参见《湖北武学》二十六种，光绪二十六年湖北官书处镌武备学堂藏板，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本。

① 箴言书院为晚清重臣胡林翼创建。书院选址湖南益阳瑶华山，1863 年建成。

② 原文如此。

③④⑥ 蒋煦编：《德字初桄》上册，李凤苞序。

⑤ 蒋煦编：《德字初桄》，下册，钟天纬跋。

⑦ 四部英语学习材料的相关信息，参见孙广平：《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研究》第 3 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89−112 页。唐廷枢，字景星，广东商人，怡和洋行买办；冯泽夫，慈溪人，在沪经商；曹骧，字润黼，上海人，上海广方言馆肄业生；杨勋，字少坪，常州人，上海广方言馆肄业生。

⑧ 关于“洋泾浜”英语（早期商贸英语）的研究，参见吴义雄：《“广州英语”与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邹振环：《19 世纪早期广州版商贸英语读本的编刊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6 年第 8 期；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 期。

⑨ 周振鹤：《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随无涯之旅》，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94 页。

出的《英字指南》以类别归置词汇，采“江浙两省通用字音逐字详注。”[①]《德字初桄》的注音方法、谋篇布局、行文措辞上多有借鉴上述英语学习文本。

三、《德字初桄》的结构内容

《德字初桄》上卷以“学字”开篇，续以“辩音”“拼法门”“文法门”，下卷主体是实用性很强的词汇表“总类门”以及短语汇编性质的“短语门”，已经基本具备德语入门教材的要素。

《德字初桄》开篇“学字刍言”申明：“夫学西语者首先识字，识字又在乎能写，使未识者骤观之，必曰彼细若科斗，绵延曲折，吾乌得而写哉。不知苟识其字，反觉有条不紊，拼合自然矣。”编者分步指导读者如何运笔写德字，并附“西人执笔法”并“西字拨镫法”：“书华字有拨镫之法，虽各家之多寡不同，要皆各有妙旨。写德字则八法足以尽之，拽、压、拖、推、送、导、撚、钩是也。”[②] 中国人最初见识欧洲字母文字的感触，想必与欧洲人最初看到中文方块字的莫名惊诧类似。

《德字初桄》中的德文字母、单词、短句皆佐以汉字拟音，此类发音方式无法与现代音标发音相提并论，但能迅速实现语言应用功能，是早期中外语言接触时期的重要特色。《德字初桄》以江浙通用语音汉字注德语，兼用“官音”与“土音”。所采“土音”附有记号“|”，例如“长 lang 冷 |”“口角 zanken 撑 | 肯”。“冷”“撑”的沪语发音与例词中的“lang”“zan”类似。反切法适用于无法找到合适汉字拟音的词汇。此外，还有为了适应德语发音生造出来的字，该做法同样借鉴自同时代英文学习文本，“按字典无此字，然见注英书尝有用之者，今亦从之。其音为五丨字，将舌桥上音从鼻而出”。例如汉字“五”对应德文字母“o”发音，添加口字偏旁的“五”——“吘”对应德文字母“ö”发音。作为知识拓展，蒋煦还引入了逗号、分号、冒号、句号、连接号、问号、感叹号、方括号、引号、省略号——“德书中有一种记号，及异样缩字等法，为读书所必需，学者不可不知。”[③] 不过，《德字初桄》的中文部分或不标句读，或仍采用中文句点。

蒋煦以汉字结构为依托，分析“德字”的组合方法，现今读来颇为有趣。如：“德字之藉以千变万化者，在乎拼合耳。其字母也，犹华字之一点一画；其二字拼也，犹华字之偏旁；其三字拼以上之字也，犹华字之一字，不过其有一偏旁须读出一音为异耳；故读四字拼以上之字，其音有拆合之法，犹华字写法之有断连也。”[④]“犹”字排比句的出现，体现了蒋煦的文字观。在他看来，华字、德字之间存在诸多互通性。就语言与人类思想的关联而言，此观点可以成立，但从语言文法的角度而言，汉字与德语分属不同类型，两者之间缺少可比性。

《德字初桄》编者意识到掌握正确发音对于外语学习的重要性。该书细致讲解了单个字母发音，如“v 五 系开口乎，其音在五恶二音之间”；[⑤] 提醒读者注意“二字拼”当中的“同字异音”“同音异字”“双音”“单音”，等等。德文 21 辅音字母发音被分为几大类逐一说明：“辅音字母中又有含气、伸气、推气（有软硬伸三音）、舌、唇、嚼舌等音。”[⑥]

按照蒋煦拟就的学习路径，读者必先识音，进而掌握拼法要诀，熟读德字，“而后可以学

① 湖南省图书馆藏《英字指南》，“英字指南自叙”第 2b 页，光绪五年求志草堂刻本。另参看潘小松：《晚清民国双语词典文献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年，第 190 页。

② 蒋煦编：《德字初桄》上册，正文第 1 页。

③ 蒋煦编：《德字初桄》上册，正文第 30a 页、第 36a 页，目录第 6b 页，正文第 43a 页。

④ 蒋煦编：《德字初桄》上册，正文第 12b—13a 页。

⑤ 蒋煦编：《德字初桄》上册，正文第 4a、5a 页。

⑥ 蒋煦编：《德字初桄》上册，正文第 4a、5a 页。

语，然学语者必先学文法，庶几应对有条，措词得当，否则不知所云矣，第德国之文法浩繁，不可躐等而几，今特摘录其要者共分十种，略为注解。”① 参见表 1。蒋煦此处的说明，或可理解为“文法门”另有蓝本，非其原创。

表 1 《德字初桄·文法门》十种“字”类定义

一 纲目字 Geschlechtswort	用以作诸字之纲领也。起首皆用大写，谓一句之首也，中间则用小写，分阴阳物三类……又有单多数及此等用法之不同，各分四层
二 实字 Hauptwort	天地万物之名，与有实形实意者也。凡写实字，首字皆用大写，分阴阳物三类，亦有单多数之别，用法各有四层
三 加实字 Eigenschaftswort	即大小长短精粗美恶之类。亦有单多数，并各自分四层。有平等、加等、极等之分
四 数目字 Zahlwort	即一、二、三、四之类是也，亦作实字用
五 名称字 Fürwort	即你我，尔曹，吾侪之类。其中亦分单多数，并各自四层
六 位置字 Verhältnißwort	即前、后、上、下之类是也
七 动作字 Zeitwort	视听言动之类，凡将所做事物、境遇、情景，莫不描摹而出者也。有有属无属二种……有现在所作、现在作成、前时所作、前时作成、将来所作、将来作成等六个时候
八 形容字 Umstandswort	所以形容工作情形也
九 相连字 Bindenwort	即然而、以及、因为、抑或之类是也
十 口吻字 Empfangswort	即奇讶、骇异、惊喜、怒叱、赞叹之类

《德字初桄·文法门》以上述十种“字”类介绍语法，为了深化读者对“学语之法”的理解，《德字初桄》上卷后半部提供了三十一节“课程”。名为“课程”，其实是分别介绍十种“字”类“要字”，单复数、格、时态的变化都包含在其中。“以上学语之法十种，不过略其要者录之，俾学者稍知辨别。至若其中变化，层出不穷，非浅学者所得探其蕴底。然即此能苟熟参之，则日用应对有余矣，是所望于能学习而用心者。”②

除此之外，《德字初桄》提供了类似传统辞书功能的多种词汇、短句汇编：上卷“称谓门”“短语门”“问答门”；下卷“总类门”与“杂语门”。“总类门”为下卷主体，实为一部名词分类词典，收词 1079 个，分二十“类”（天文、地理、时令、邦国、人伦、官职、身体、技艺、屋宇、服饰、器用、货物、饮食、花木、禽兽、鳞虫、金石、讼狱、舟车、疾病），可供读者快速查找所需用的词汇和实用语句。

《德字初桄》之后，陆续有多种供国人学习德语的文本面世。1910 年，洪中编译的《德文法程》（*Deutsche Lektionen für Chineische Anfänger*）出版，“是书本系美国名师安司所著，其教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实为初学之捷径。其中未备之处采阿伦多尔夫所著《德文捷径文法》等书益之，未尽善者删之”。③1922 年，同济大学德语教师桑德满（H. Sander）编撰《德文入门》（*Kurzgefaßtes Leh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für Chinesen*）出版，“中文文法名词大半采自黎锦熙先生之《新著国语文法》”。④《德文法程》与《德文入门》提纲挈领总结归纳语法规律，尤其是《德文入门》开篇对德语发音的精确指导，主体内容对德语各类词汇的变化规则（冠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及时态、位格变化的讲解，通俗易懂，较《德文法程》更为清晰，当然更优于《德字初桄》的文法简介。晚出的学习文本对德语的称呼从“德字”转变为“德文”，德语文法词类译名则逐渐以“xx 词”取代“xx 字”。参见表 2。

① 蒋煦编：《德字初桄》上册，正文第 18b 页。
② 蒋煦编：《德字初桄》上册，正文第 42b 页。
③ 洪中编：《德文法程》序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年。
④ 桑德满编：《德文入门》，再版（1924 年）序言，上海德商壁恒图书公司，1931 年。

表 2 《德文法程》、《德文入门》十种文法词类译名对比

德文名称	《德文法程》译名	《德文入门》译名
das Artikel/Geschlechtswort	指件字	冠词
das Substantiv/Hauptwort/ Dingwort	名物字	名词
das Adjektive/Eigenschaftswort	区别字	形容词
das Numeral/Zahlwort	数目字	数词
das Pronomen/Fürwort	称代字	代名词
das Verb/Zeitwort	云谓字	动词
das Adverb/Umstandswort	疏状字	副词
die Präposition/Verhältniswort	介系字	介词
die Konjunktion/Bindewort	挈合字	连词
die Interjektion/Empfindungsowort	惊叹字	感叹词

四、《额呼马尼雅语》与《德字初桄》的比较

《额呼马尼雅语》与《德字初桄》是两类功用不同的文本，一对一的比较很难进行，即便是两者皆采用的汉字拼读德语单词的做法，也因为两位编撰者分别使用北方语音与南方语音而缺乏可比性。例如《额呼马尼雅语》中的“耳”，译语与发音为“Ohr 鄂呼”；《德字初桄》中的“耳”的译名与发音为“Ohr 五鞋”[①]。

《额呼马尼雅语》与《德字初桄·总类门》从形式上来说，都属于词汇列表，可以进行有限的类比。《额呼马尼雅语》所收词条分属二十“门”；《德字初桄》“总类门”分二十“类”收录词汇。不过，《德字初桄》“总类门”仅收录名词，《额呼马尼雅语》各“门”收录的词条不仅有名词，更有数量不一的动词、形容词与名词组成的词组、短句。

天文类词汇在《额呼马尼雅语》与《德字初桄·总类门》皆有编目。前者“天文门”收词条 153，名词为主，除了天文、气象名词术语，还有佛教词汇，如“gesatzes ende 法界”“untere Lufts–gegendt 虚空”；占星学术语，如“sieben Planeten 七政”。当然还有动词，如“bedecken 覆”“tragen 载”。个别词汇以德语短句对译，如“Es hat regen 有雨”。《德字初桄》的“天文类”收词仅 24 个，皆为现代天文与气象学名词，如天球、黄道、月食、雨、霜等等。

前文曾经述及乾隆朝《华夷译语》的编撰背景，宫廷西洋传教士奉命编撰西洋译语，他们没有太多的自由发挥空间，以致《额呼马尼雅语·天文门》中出现了佛教词汇而无基督教词汇。《德字初桄》的编撰没有官方背景，蒋煦从语言实用角度出发，收录大量日常商贸交往所需实用词汇。“总类门·职官类”列有正一品高官到低阶知县的对应译名，更列出外交职官中译名，例如“头等钦差大臣 Botschafter”“参赞 Lagations Secretär”。“总类门·时令类”兼收基督教节日，“Weihnachten”译为“耶稣诞”；“Osterfest”译为“外国冬至”。[②]

对于研究语言字词变迁的学者来说，《额呼马尼雅语》与《德字初桄·总类门》是非常有趣的研究材料，限于篇幅，本文对两种文本收录词条的分析不再展开。

五、结语

魏继晋遵照传统译语编撰规范完成双语词汇表《额呼马尼雅语》，他凭借对汉语的理解，以

①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额呼马尼雅语》，第 121 页；蒋煦编：《德字初桄》下册，正文第 9b 页下。

② 《德华字典》译名：“Weihnachtsfest”——“耶稣降生节”，“Osterfest”——“复活节”，马君武：《德华字典》，上海中华书局，1940 年，第 1064、711 页。

合适的德语词、词组或短句为传统朝贡体系下的对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外语类工具书，其初衷并非要在中国推进德语文应用。《额呼马尼雅语》面世之后鲜少得到应用，直到上世纪 30 年代，故宫图书馆清理库存，才让包括《额呼马尼雅语》在内的西洋译语重新为世人所知。中德语言早期接触出现在乾隆时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此一阶段的国家对外交流政策整体呈现收缩态势。中德交流的需求既然缺少，中德语言的进一步接触也就很难发生。当然，作为体现时代语言特点的中德双语标本，《额呼马尼雅语》值得更深入研究。

19 世纪 40 年代之后，清政府被迫放弃保守型对外政策，从政府到国民都不得不接受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冲击，目睹并承认西方科技进步的近代知识分子选择不同的强国富民方式。在使命与责任感的驱动下，蒋煦利用外语专长编撰了《德字初桄》。乾隆时敕修双语辞书标题是音译名“额呼马尼雅语”，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德字初桄》，以四字标题确定了编撰目的，也表明国人对中国以外世界更准确的了解，是近代化在中德语言接触层面的直接体现。

《德字初桄》兼具德语入门教材与工具书功能。引人注目之处是介绍了合理且完善的德语学习路径，对德语发音原理的阐释清晰到位，介绍德语句法、词形、时态的变化颇有章法。只是学习方法上强调熟读、记背，而不是语法运用或是德汉互译练习。

继《德字初桄》之后面世的德语教学用书与工具书，无论是编译原本还是自行编撰，语法与工具书职能不再混杂，且不再采用传统的汉字注音。换言之，中德语言接触进入一个新历程。至于蒋煦，没有继续德语学习文本编撰事业，他于 1904 年出任武昌耀华玻璃厂总经理，只是从外语人才转型为实业经营者的尝试不太成功。

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反复修改，承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邹振环教授提供研究思路，谨致谢忱。

References

Zou Zhenhuan. “Shijiu shiji xiabanqi shanghai de ‘yingyu re’ yu zaoqi yingyu duben jiqi yingxiang” (“English Popularization” in Shanghai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early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ir influence). *Dang'an chunqiu* (Memories and Archives)1(2002).

Wuyun Gaowa. “Riben xuezhe dui ming ‘siyiguan’ ji hua yi yi yu de yanjiu zhuangkuang ”(Japanese scholars’ researches on “si yi guan” and *hua yi yi yu* in the Ming Dynasty). *Zhongguoshi yanjiu dongtai* (Trends of recent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6(2002).

Ke Hui. “Zaihua yesuhuishi yu hou ‘liyizhizheng’ shidai: yi deyizhi yesuhuishi Wei Jijin wei li”(Jesuiten in China und die Zeit nach dem “Ritenstreit”-eine Studie am Beispiel des deutschen Jesuiten Florian Joseph Bahr). *Deguo yanjiu*(Deutschland-Studien) 2 (2017).

Nie Daxin. “Qianlong ‘xiyang guanyi yu’ shuti yuyuan kao”(Research of origins of the title “western house translated language”). *Wenxian*(The Documentation) 6 (2016).

Huang Xingtao. “ Yingjiliguo yiyu de bianzhuan yu ‘xiyang guan’ wenti”(Compilation of translated *English lexicon* and related issues on western bureau). *Jianghai xuekang*(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1(2010).

Xiong Yuezhi. Xixue dongjian yu wanqing shehui (The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11.

Xu Jian. “Wanqing guanpai liude xuesheng yanjiu”(A study on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Germany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76-1891). *Shixue jikang*(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1(2010).

Sun Guangping. Wanqing yingyu jiaokeshu fazhan yanjiu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xtboo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6.

Zhou Zhenhe. “Guihua, huaying tongyu ji qit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and the others). In *Sui wu ya zhi lü* (Following the endless journey),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2007.

Early Linguistic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German: *Er Ma Ni Ja Yu* and *De Zi Chu Guang* on Focus

KE Hui(School of Humanities, Kaili University; fuchsturm@163.com)

Abstract: Beginning of linguistic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German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Er Ma Ni Ja Yu*. Fr. Florian Bahr, a court Jesuits in Peking, finished the bilingual vocabula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Emperor Qianlong. In the vocabulary were the Chinese words divided into 20 categories and translated with appropriated German words, phrases or sentenc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eaning German for common herd was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publication of *De Zi Chu Guang*, which was compiled by Jiang Xu on the basis of original materials in German.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 learning materials were taken as reference for the compiling of the German learning material. Jiang Xu intended to actu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German in dairy life through combination of logical German learning steps and recite-approach, the traditional language learning method. *Er Ma Ni Ja Yu* contained characters of traditional bilingual vocabulary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ribute system; *De Zi Chu Guang* represented key elem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German leaning materials, the limited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m were the transliteration of German word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vocabularies into 20 categories.

Keywords: *Er Ma Ni Ja Yu, De Zi Chu Guang*, Jiang Xu, learning materials, modernization

"学术评论"专栏征稿启事

撰写高水平学术书评、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评论，是促进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氛围，推动学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式，也是学术期刊应该担负的神圣责任。切实推动书评的学术化、学术评论的学理化、深刻化、常规化，是学术评价体系走向成熟的关键步骤，也是一个国家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对于新时代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内学术期刊的有关工作，还存在诸多缺憾，有待切实加强。

《清史研究》乃国际清史研究领域学者交流的核心平台，在这方面，理当有所作为。经研究，现拟在本刊设置"学术评论"专栏，约请专家就某些学术著作撰写评论文章，同时接受深度书评或形式不限的学术评论投稿。

欢迎各方专家、青年才俊积极撰写各类"学术评论"，不吝赐稿本刊，为促进清史研究和史学发展而共同努力。对有关来稿，本刊编辑部将优先处理、严格评审、择优发表。文章以不超过25000字为宜。来稿请通过杂志官网投递，网址为 http://qsyj.ruc.edu.cn。

《清史研究》编辑部

2022年4月12日